



盧 梭 著

# 論人類不平等的 起源和基礎

法 律 出 版 社

# 論人類不平等的 起源和基礎

盧 梭 著

李常山譯 東 林 校

法 律 出 版 社

1958年·北京

J.-J. Rousseau  
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  
Introduction, commentaires et notes explicatives

par

J.-L. Lecercle  
Agrégé de l'Université  
Editions sociales  
Paris  
1954

論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法) 卢梭著  
(法) 勒赛尔克评注  
李常山译  
东林校

法律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牌楼十二条老君堂9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66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 $\frac{1}{32}$ ·6印张·142,000字

1958年8月第一版

1958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 定价：(7) 0.70元

统一书号：6004·173

## 出版說明

本書是根据法国巴黎社会出版社 1954 年出版的、勒賽尔克評注的卢梭所著“論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譯出。卢梭传略及本書引言也是勒賽尔克写的。勒賽尔克是法国的一个大学副教授，对卢梭著作、学說及思想很有研究。他在“讓·雅克·卢梭”一文中，結合着卢梭所处的时代，对卢梭的生平作了詳尽而生动的介紹。他在引言中，全面而又深刻地說明并分析了本書的內容和观点，并予以評价。在評注里，他不但指出了卢梭学說关于人类不平等、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方面的主要論点，同时还介紹了与卢梭学說有关的其他学說。此外，勒賽尔克也指出了卢梭学說由于未能超出资产阶級思想范畴所具有的一些弱点。这些，对于研究卢梭学說和思想都是很有帮助的。

本書經李常山譯出，东林校訂后，又經本社編輯人員重新加以仔細的校訂，并組織数人集体研究之后才最后定稿的，虽然如此，其中譯文不够确切或錯誤之处仍在所难免，希讀者予以批評指正。

法律出版社

## 目 录

讓·雅克·卢梭(1712—1778年).....	勒赛尔克 1
一个平民 .....	1
成长的年代(1712—1750年) .....	4
伟大著作的写作(1750—1762年).....	10
晚 年(1762—1778年) .....	21
卢梭和我們 .....	23

### 論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引言 .....	勒赛尔克 29
“論文”的发表 .....	29
“論文”的淵源 .....	31
“論文”的意义 .....	39
有关研究卢梭的参考書 .....	46
献給日内瓦共和国 .....	50
序 .....	62
本論 .....	70
第一部分 .....	74
第二部分.....	111
作者附注.....	150

## 讓·雅克·卢梭

(1712—1778年)

卢梭永远不与现存政权妥协，即使在表面上。

卡尔·馬克思：“給施維澤尔的信”，

1865年1月24日。

### 一个平民

正当第三等級中最前进的部分聚集力量向旧制度总进攻的时候，讓·雅克·卢梭，于1750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論科学与艺术”。这是一个产生伟大著作的时代。这些伟大著作在整个思想領域內（哲学、自然科学、史学、倫理学、法学等）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觀，动摇了以天主教为主要精神支柱的封建制度和专制政治的基础。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发表于1749年，狄德罗的“关于盲人的書簡”，和毕丰的“博物学”第一卷也同样是在1749年发表的。“百科全書綱要”是1750年出版的；百科全書第一卷和达兰貝尔写的緒言是1751年問世的；伏尔泰的“路易十四的时代”也同时出版了。

这几年可以說是十八世紀的轉折年代。在这几年里，学者們的著述基本上也都呈現着一种战斗精神，至少最著名的一些著作是如此的。这些著述表达了当时因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而起来反抗封建制度的第三等級全体的要求。因为封建制度容許一小撮寄生者过着那种把自己的享受建筑在人民貧困之上的生活，阻碍了生产力的

发展和国家统一的实现<sup>①</sup>。

第三等級联合起来，反对君主专制；反对封建貴族；反对抵抗一切新思想的主要中心——教会。1750年前后，这个等級的力量已經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統一战綫，把战斗一直引向法兰西大革命。

但是第三等級并不都屬於同一的社会階級。

占人口絕大多数的小农群众承担着封建剝削和国王課稅的全部負担。相反地，以包稅人身分出現的大資產階級却在专制政权的賦稅制度下获取利益，他們也都过着那种把自己的享受建筑在人民貧困之上的生活。

在乡村中，不願放弃农村公社传统权利的貧农<sup>②</sup>，反对那些按照資本主义新方式經營土地的大包稅人。在农闲期間，这些貧农在家里还要为供給他們原料的商人工作，因此又受到商人的剝削。

在都市里，小手工业者无力和工場手工业竞争；荒年的时候，小市民就只有餓死，而食粮投机商則大发橫財。

这些利益上的矛盾，在大革命时期武装冲突未爆发以前，已經在当时各种学說中反映出来了。

出身貴族的高等法院法官孟德斯鳩，是一个和旧政权有广泛联系的封建大地主。孟德斯鳩的著作是企图調和資產階級的願望与封建制度的矛盾。

伏尔泰和百科全書派，則比較前进，他們代表着进步資產階級的利益坚决地向旧制度进行斗争。伏尔泰本人以及爱尔維修和霍尔巴赫都是金融家和資本家。

他們的綱領是合乎历史发展方向的，因为它是以发展生产力为

---

① 更詳細的說明，參看百科全書“选輯本”的引言，人民古典丛書本，巴黎社会出版社1952年版。

② 參看H·勒斐弗尔：“狄德罗”，巴黎古今出版社版，第17—22頁。

宗旨。在哲學上，他們當中的某些人，已經成為唯物主義者。他們相信人能夠通過科學發現事物的本質，能夠發展文化，並保證人們現世的幸福；他們對於社會的進步是抱有信心的。但是在政治上，雖然他們在君主專制制度下敢於支持民主的主張（狄德羅為百科全書所寫的“政治權威”條<sup>①</sup>），但我們卻不能把他們看作民主主義者。這些人之所以願意保障人民的幸福，只是出於他們的仁慈觀點而已。但是，在他們看來，保障人民的幸福不應是人民自己的事情，不應是“被剝奪了智慧和理智的”（霍爾巴赫的話）賤民的事情。因為伏爾泰等人是資產者，所以他們對於易于騷動的老百姓是懷有戒心的。他們認為建立理性王國應該是少數開明人士的職責。

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說：“這個理性王國，不是別的，正是資產階級理想化的王國”<sup>②</sup>。世襲貴族遂為金錢貴族所代替。因此，所謂進步只能通過對人民大眾的剝削來實現。小資產階級同意和大資產階級共同反抗舊制度，但小資產階級沒有任何理由容許資本主義的發展，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會使它遭到破產和被剝奪。小資產階級，從封建剝削中是得不到任何利益的。它在舊制度的壓迫下，所受的痛苦比較大，因之也比較容易接受民主思想。

但是，小資產階級並不可能提出有效的經濟綱領。它在絕望中，還抓住那被歷史注定要沒落的小私有制不肯放手。它能用什麼積極的東西來代替舊制度呢？它的願望變成了一種烏托邦式的空想：在一種平等的社會制度下，所有公民都成為小私有者。由於這種夢想和不可避免的經濟發展相矛盾，因而這一階級對於社會的進展只能表示嘆惜；在社會進展的過程中，小資產階級實際上所看到的是一

① 參看“狄德羅選集”，人民古典叢書本，巴黎社會出版社1953年版，第2卷，第164頁。

② 見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頁。



种沒落，而这种沒落正是它本身的沒落。它对于科学——推动进步的工具——的发展，采取怀疑的态度；对于理性——研究科学的武器——也不能毫无保留地予以信任①。

我們正应当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卢梭的著作，它向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提供了一种思想体系。卢梭比百科全书派更前进，同时却又更审慎。他在政治上，虽然大胆得多，深刻得多，可是在哲学方面，却远远地落后于百科全书派中之最进步的学者。这就是卢梭著作中的深刻矛盾。这并不是由于他的天才上的缺陷，而是因为他作了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这一阶级所处的地位本来就是矛盾的。

## 成长的年代(1712—1750年)

卢梭于1712年生于日内瓦。如果把他看作是一个日内瓦人为日内瓦的人民而写作，则歪曲了卢梭的著作，同时也过低地估计了他的著作的重大意义。今天我们几乎可以断言，他在写“社会契约论”的时候，对于日内瓦的政治组织还是很陌生的。我们所以把卢梭当作法国人，与其说是因为他的祖先是十六世纪流亡的法国新教徒，不如说是因为他所受的教育完全是法国的教育，而且他在法国的文学上、思想上、以及政治生活上，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

虽然如此，因为他生长于日内瓦，这对他的著作就不能不发生一定的影响。他生来就是喀尔文教派的教徒，也就是说，他所信奉的是一种比天主教更富于个人主义与唯理主义色彩和更为严峻的

---

① 这里不过是关于第三等级各种倾向的简短叙述，为使这一说明更为全面，还应该谈到反映最贫苦阶层的愿望的理想家们。在他们的思想里已含有共产主义理论的因素。其中最著名的是摩莱里。参看“自然法典”，人民古典丛书，巴黎社会出版社1953年版。

宗教(馬克思曾經說過, 宗教改革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先聲)。而更重要的一點, 日內瓦乃是一個共和國, 因此盧梭畢生引以為榮的是, 在法國國王的臣民當中, 他是在一個共和國里出生的人; 他終身保持的唯一頭銜, 就是“日內瓦公民”這一頭銜。雖然日內瓦共和國實際上是一個實行富人寡頭政治的國家, 它的一切權力都屬於由二十五個人組成的一個很小的議會, 不過我們認為這種情況在這裡並沒有重大意義, 而盧梭只在他的偉大著作發表之後, 才明確地注意到這一點: “生而為共和國公民”這一事實, 使盧梭意識到他在當時的法國具有一種獨特之點。

他父親是一個鐘表匠, 他的家庭屬於小資產階級。盧梭並不認為自己是出身於最貧窮的階級。他在“懺悔錄”<sup>①</sup>中曾說他出生“於一個風俗習慣都不同於一般人民的家庭里”。但是, 他自幼便失去了家庭的照管, 生活於人民之中。

他父親是一個無恒心而富於幻想的人。他時常一面修理鐘表, 一面讓七歲的兒童讓·雅克給他讀抒情小說, 但是, 也讓他讀普魯達克的“名人傳記”, 這本書從十六世紀起就已成爲一切擁護共和制的人們的公民讀本。他父親因為與人發生了一場糾紛, 於是離開了日內瓦, 從此就再沒有照管一出生就失去了母親的讓·雅克。

雅克被托付給牧師朗拜爾西埃有二年之久。在牧師的家里, 他開始學習拉丁文。這大概是他仅有的在別人指導下的正規學習。以後他又在一個雕刻匠家里作了兩年學徒。學徒的生活在當時是一種最苦的生活<sup>②</sup>。盧梭受過欺侮, 還挨過打。他用一般兒童所使用的方法來自衛, 他撒謊、偷竊。有一天, 他終於逃跑了。從此他過了

① 參看格羅克勞德的版本(綠皮古典叢書), 第63頁。

② 參看讓·布呂哈著: “法國工人運動史”, 巴黎社會出版社1952年版, 第1卷, 第72頁。

十三年的流浪生活，学会了各式各样的职业，也遭受过种种的痛苦。他倚靠一位年轻妇女华伦夫人过生活，后来成为她的情夫。这位年轻妇女也是一个在生活上放蕩不羈的女人。也許是由于一时权宜之計，卢梭改信了天主教。他作过僕从，教过音乐，虽然那时他对音乐还是一个門外汉。在安西，后来在商貝里，他都和华伦夫人在一起；他讀了很多書，并且独自从事有系統的研究。

1740年，卢梭在里昂作了德·馬布利先生家的兒童教师。德·馬布利先生就是埃蒂耶納·博諾·孔狄亚克和加布里埃尔·博諾·馬布利两位哲学家的兄弟。后来他带着一个乐譜草稿到了巴黎。他指望借这个乐譜发一笔財，他把它交給了科学院，結果却一无所获。

卢梭結識了一位同他一样不知名的青年作家狄德罗，并被介紹到各沙龙里去，例如財政家撒弥勒·拜納尔的女兒——杜班夫人的沙龙。由于时常教授音乐，卢梭終于学会了音乐，并且写了一部歌剧：“风雅的诗神”。但这一切都不能維持他的生活，因又陷入貧困境地，他便接受了駐威尼斯大使的秘書职务。这一职务，他担任了十八个月。就在这个时期，他开始关心政治問題，因而产生了写“政治制度”一書的最初思想。关于这个著作，他不过只写了一个引言：“社会契約論”。不久，他因为同大使意見不合，便又回到巴黎，准备在巴黎长期居住下去。

卢梭开始是以音乐家和剧作家而知名的。他的“风雅的诗神”上演之后，又和伏尔泰合編了一部歌剧：“拉弥尔的节日”。同时他还担任了杜班夫人的女婿德·弗朗格伊先生的秘書。就在这个时候，他同一个完全不識字的旅館女僕德萊絲·勒娃色尔同居，生了五个孩子，他先后把这些孩子都送到孤兒院里去了。

卢梭和哲学家們的来往更加广泛了。除狄德罗和孔狄亚克是他的契友外，他还認識了出身于金融家家庭的艾比奈夫人，后来又結

識了格里姆。

1749年夏季，狄德罗被囚于文新尼城堡里。有一天卢梭步行到文新尼城堡去，想陪同他这位朋友消磨一个下午的时间。在路上，他讀着“法国水星杂志”，偶然看到上面載有第戎科学院的征文題目：科学和艺术的进步起了敗坏风俗的作用，还是起了改善风俗的作用？

“在讀到这个題目的一刹那間，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而我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①

在卢梭将要成名的时候，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反动的批評家們，指摘卢梭有各种弱点和短处，說他反复无常，心性善变（他曾由耶穌教改信天主教，又由天主教改信耶穌教），同华伦夫人的关系，曖昧不明：有的时候，靠她生活，一方面是她的情人，同时却又称她为媽媽；并且有一个时期，他竟同意和园丁克洛德·阿奈共同占有这个女人。尤其是对于卢梭抛弃兒女这件事，批評家們認為对于一个写过教育論文的作者來說，是一个不可饒恕的罪过。

最不刻薄的，或者說是最狡猾的反动批評家們，把这一切都归之于他的神經病。他們說：“卢梭是个疯子”。这是誹謗鼓舞革命的主要人物之一的最巧妙的方法。

这些批評中所列举的事实并不假。讓·雅克一生都在害着影响他的神經系統的病症。但是他只在晚年才間歇地有精神失常的情形，这主要是由于他遭受迫害的結果。把“論不平等”、“爱弥尔”、或“社会契約論”这样条理分明的著作的作者說成是一个疯子，簡直是一种愚蠢的誹謗。

① 見“忏悔录”，第8卷，第216頁。

固然，卢梭在青年时代，給人的印象是：在生活上漂泊不定、不知道德为何物、不能抑制情感冲动的人。但我們应当知道这是一个自幼无人教养、很早就受到社会压迫、落得依賴一个放蕩女人过生活的青年在所难免的；而令人惊奇的是这位本来很可能变成社会渣滓的青年，却使自己成为这样杰出的人物。人們无法原諒他对子女的抛弃，但是，我們不應該用现代的观点来批評这件事。在十八世紀，那是流行的一种风气，甚至貴族也不例外。例如：达兰貝尔是丹森夫人的兒子，丹森夫人曾把他丢在一个教堂門口的长廊下面，这是尽人皆知的秘密。

卢梭因为要負担德萊絲·勒娃色尔全家的生活，經濟十分困难，所以也和許多其他人一样，把孩子送进了孤兒院，和丹森夫人相比，他是更可原諒的。卢梭这一問題之所以特別引人注意，是因为他后来曾想針对着貴族的倫理提出一种新的倫理；但是在他抛弃孩子的时候，他还没有考虑到这方面来。他在晚年，好象很追悔这种行为。从这点看来，与其說卢梭是一个負罪者，倒不如說他是一个牺牲者。

至于人們指摘他无恒心，实际上，这正应当算作他的一种光荣，这样敏感的人是不能忍受任何束縛的。他对于压迫所感受的痛苦比任何人都深，只要有人侵犯他的自由，他就立刻走开。这就是他在生活上漂泊不定的原因。他宁肯过着困苦冒险的自由生活，也不願意过安乐的奴隶生活。对他來說，愛自由比愛什么都深切。他願意始終保持他的本色；保持生活、情感、和思想的自由。当他决定为維護一种正确思想而发言的时候，关于財產、职业、甚至本人安全方面的任何顧慮，都不能使他閉口不言。即使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这样主张，他也要坚持他所認為是真理的东西。

在卢梭同时代的作家中，他是唯一的富有流浪生活經驗的人。

他在历次旅程中，認識了人民的痛苦<sup>①</sup>。卢梭亲身体会到依人为生、任人支配的那种屈辱。

他学会了爱人民；在人民中，他永远觉得那么温暖。

同时，这个从艰苦生活教育中锻炼出来的人，终于找到了通过自修获得高深学識的方法。卢梭的学識固然不如对科学有深刻研究的狄德罗那么渊博，但是，卢梭毕竟具有通晓各种学問的头脑。他的著作种类的繁多和主题的多样性，可以証明这一点。他的著作包括音乐、戏剧、詩歌、化学、植物学、語言学、政治經济学、法律、教育、小說等等。这种学問不是从学校里学习得来的。卢梭沒有受过学校教育。他是一个独自鑽研学問的人，但是，他具有一种特殊的智力，能够完全掌握他所学的东西，并习惯于把一切观念都加以严格的評判。

1741年，当卢梭在巴黎各沙龙里出現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当然，他是在青年野心的推动下到沙龙去的。巴黎是当时的文化首都，只有沙龙才能使人成名。一个出身于平民的知識分子，如果各沙龙不把他捧上文坛，是不会有成名希望的。那里是一些养活卓越作家們的爱好文艺的大富翁、好客的有势力的貴妇人聚集之所。例如：馬尔蒙太尔、格里姆以及博馬舍等人，都是在沙龙里成了名的。为什么讓·雅克沒有这种幸运呢？他对巴黎各沙龙的貴族階級，当时并未怀有任何成見。在他青年时期的作品里，我們也找不到任何敌視当代显貴人物的迹象。

但是，当卢梭和那些显貴人物有了接触以后，他就开始怀恨他們了。他的“病态的敏感”也是由此发展起来的。他对貴族們的日益增长着的敌对情緒，确实可以从他的性格中得到解释。要在沙龙里出风头，就必须是个瀟洒自如的人，而他却是一个腼腆而不善交际

---

<sup>①</sup> 参看“忏悔录”，第4卷，第117頁，一个农民因怕被征稅而把火腿隱藏起来的故事。

的人；在沙龙中所需要的是对答如流，而他却拙于言詞，只有在孤独的时候才能有所創造；在沙龙中必須能輕松而机智地討論最重要的問題，而他却始終保持严肃的态度，全部精神都集中在各种不同的思想冲突上。总之，他應該象伏尔泰，而他却是讓·雅克。但是更重要的理由，乃是階級的矛盾。在沙龙里，貴族們和大資產階級过着造成人民貧困的豪华生活，而讓·雅克感到自己就是人民。男爵霍尔巴赫有一天問卢梭为什么对他那么冷淡，卢梭回答說：“你們太有錢了”<sup>①</sup>。这些富人沒有人心。他們是虛伪的。

“在一般群众中，虽然强烈的热情只是間歇地流露出来，但自然的感情却是随时可以見到的。在上流社会中，則連这种感情也完全沒有。他們在虛伪的感情掩盖之下，只受利益或虛榮的支配。”<sup>②</sup>

若是另外一个人就可能卑躬屈节、同流合污，但卢梭的特性就在于他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人們想把他造成一个沙龙里的人物，一个小型的伏尔泰，那是不成的！他永远是讓·雅克·卢梭，日內瓦公民，并且对于使少数人富有，无数人穷困和全体人民不幸的那种社会，他要揭露其中的一切虛伪。

## 伟大著作的写作(1750—1762年)

“論科学与艺术”这篇論文曾受到第戎科学院的奖金，并且立刻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繼而就开始了一系列的笔战。各种各样的作家（有时还有些非职业作家，如波兰国王斯大尼斯拉斯）都参加了对卢梭的攻击；卢梭从事答辯，爭論一直延續到第二篇論文发表的时候。他的論敌們曾企图破坏他的声望，他們根据馬尔蒙太尔和莫勒

<sup>①</sup> 見“忏悔录”，第8卷，第228頁。

<sup>②</sup> 同上，第4卷，第109頁。

萊的“回忆录”，肯定卢梭写这篇論文时曾受狄德罗的启发。他們認為卢梭曾把应征第戎科学院的論文計劃告訴了他这位朋友，他的論文計劃原来主张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实际上曾起了改善风俗的作用。由于狄德罗热爱奇說异論，感觉到卢梭的論点过于平凡，劝他应当标新立异一鳴惊人，并临时发表了一些議論，卢梭后来在他的論文里把狄德罗的議論加以發揮。这种誹謗是不值一駁的。他們不只侮辱了卢梭，也侮辱了狄德罗，竟把他們二人都形容成热衷于一举成名的江湖之士。这两个人为了热爱真理，不惜个人方面的种种牺牲，是应当享受另一种名声的。我們有什么理由可以假定卢梭对于他朋友所提供的新奇論点終生坚持不放呢？而且狄德罗并没有在任何地方確認过馬尔蒙太尔的那种說法。相反地，狄德罗在他所写：“反駁‘关于人的博物学’一書”中，曾明确地說道：

“卢梭作了他应当作的事，因为他是卢梭。我可能什么事都没有作，或者可能作了別的事情，因为我毕竟是我。”<sup>①</sup>

狄德罗在“塞涅卡的生平”一書中所叙述的事似乎是真实的。卢梭把应征的意图告訴了狄德罗，狄德罗大声叫道：“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你一定会采取任何人都不会采取的主张<sup>②</sup>。”狄德罗是知道卢梭的傾向的，所以早就預料到卢梭对这一問題的答案。

这第一篇論文“論科学与艺术”一发表，就奠定了卢梭成名的基础。但这并不是一篇杰作。卢梭本人是没有文人的虛荣心的，所以把这篇論文看作是他最坏的写作之一。

“在所有出于我笔下的写作里，这是論証最薄弱，文笔最不协调的作品。”<sup>③</sup>

① 見阿塞札·杜尔諾編：“狄德罗全集”，第2卷，第285頁。

② 同上，第3卷，第98頁。

③ 見“忏悔录”，第217頁。



这一論文虽然不过是一篇詞藻美丽宣揚道德的文章，但它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卢梭全部学說的萌芽，都蘊含在这里面了。

卢梭肯定科学和艺术的进步起了败坏风俗的作用，他的这种意見，是和当时一般哲学家們所認可的观念恰恰相反的<sup>①</sup>。那时“百科全书綱要”象对科学的贊美詩一样，頌揚科学是可以使社会按照理性的要求重新建立起来的。可是卢梭却已观察到社会是建筑在不等的基础上，文化是为腐朽的貴族階級而服务，貴族階級的豪华生活是建立在人民的貧困上面的。卢梭这篇論文的真正新奇之点，并不在于把善良的天性和腐化的社会对立起来。在卢梭以前，許多学者已經作过这样的对比，野蛮人是善良的这种論点在十八世紀是极其流行的。

但卢梭是第一个人以激昂的声調，指出了这一些人的豪华的另一面就是那一些人的貧困。这个論点，在这第一篇論文里还是很含蓄的，但在随着而来的笔战中就越来越变得明确了，特别是在答波兰

- ① 不过我們应当注意当时哲学家們的思想傾向也是各不相同的。安东·亚当在他所写的“卢梭与狄德罗”一篇重要論文里（“人文科学杂志”，1949年，1—3月号，第21—34頁）已經指明，那个时期在百科全书派中最接近卢梭的是狄德罗和格里姆，在科学和艺术与风俗的关系这一問題上，他們二人和卢梭的意見有許多相同的地方。狄德罗在百科全书（农业条）中宣称：

“一旦征服的野心扩大了社会的領域，并产生了奢侈、商业和象征各民族富强与邪恶的其他种种标志……”

把富强与邪恶两个名詞联系在一起，可能是从卢梭开始的。同样在“立法者”条中，狄德罗頌揚秘魯的法律，因为它建立了“财产共有制，从而削弱了私有观念——一切罪恶的源泉”。讀这一条，簡直可以使人相信是在讀卢梭的“論不平等”的一段摘录。所以安东·亚当肯定在卢梭写第一篇和第二篇論文时期所指摘的哲学家是伏尔泰一派的人物，而不是他的朋友狄德罗和格里姆。这样肯定是不无理由的。但日后他們的意見分歧这时已經有了萌芽，因为依狄德罗和格里姆看来，如果社会里有些坏的东西，那是不可避免地<sup>②</sup>从自然法中产生出来的，應該把“进步”看作一个整体来接受。在“奢侈”条中，奢侈被認為可以使社会腐化，但同时也被認為是人所必不可缺的。